

臺東縣大武鄉公所

114 年度大武文化生態博物館共創計畫

人物訪查及完備資料圖文紀錄

# 人物訪查及完備資料圖文記錄

## 目 錄

1. 王秀春 .....	1
2. 王璽盛 .....	2
3. 朱美玉 .....	3
4. 何良德 .....	4
5. 吳阿雲 .....	5
6. 呂坤山 .....	6
7. 李政倉 .....	7
8. 阮秀鳳、阮茂榮 .....	8-9
9. 林士中 .....	10
10. 林秀英 .....	11
11. 林春桃 .....	12
12. 邱創義 .....	13
13. 徐慶東 .....	14
14. 高吳春昧 .....	15
15. 高金美 .....	16
16. 高德昆 .....	17
17. 張來正 .....	18
18. 莊春梅 .....	19
19. 許芷禎、蘇振村 .....	20-21
20. 陳志明 .....	22
21. 陳宗欽 .....	23
22. 陳定榮 .....	24
23. 陳東茂 .....	25
24. 陳絹宜 .....	26
25. 陳慶榮 .....	27
26. 彭建銘 .....	28
27. 黃月葉 .....	29
28. 黃萬吉 .....	30
29. 葉少雲 .....	31
30. 董炎輝 .....	32
31. 廖紹安 .....	33
32. 趙世崇 .....	34
33. 劉明木 .....	35
34. 劉貴雀 .....	36

基本資料 NO. 1

姓名	王秀春
訪談日期	2025. 11. 18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民國 59 年，我嫁來台東富山，落腳於大竹，一家八個兄弟姊妹，熱鬧得很，婚後一個月，我們接手了家裡的生意，在這之前，先生做過很多活，如上山找香茅、種柳丁、梨子、木耳和香菇，搬來這裡後，轉為養鹿、養羊，也養豬，從前的豬不像現在，得靠配種，他還得牽著「豬哥」四處去配，非常打拼。

我常想，人靠自己打拼，如果總等著別人救濟，是沒辦法生活的，現在政府照顧多，補助也多，但有人因此不再願意工作，我們這輩人比較憨直，總覺得有工作就認真做，有菜有飯也能分人一些。

如今，先生走了，公公婆婆也不在了，回頭算算，我報戶口晚報了一年，實際也七八十歲了，繁華起落我都見過，從前整路熱鬧，現在大武沒剩幾個人，年輕人外出，老人家若沒子女寄錢，只能自生自滅，還好現在有關懷訪視，每個月送物資給獨居老人，我也參與其中。

時代落差很大，但我每天告訴自己：要心裡快樂，要記得笑，不然，日子要怎麼過呢？我感恩所有歷練，感恩帶領過我的人，沒有他們，就沒有今天什麼都敢學、敢做的我。

觀察紀錄

受訪者語氣平穩而堅定，談及過往勞動歲月時眼神清明，對「靠自己打拼」一語格外強調，回顧大武由熱鬧轉為寂靜，她並無怨懟，反而以感恩態度面對人生起落，其生命歷程展現早期農村婦女的韌性與責任感，也流露出對家庭與土地深厚的情感與牽繫。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民國五十九年嫁至台東富山大竹，婚後即接手家中生計，歷經農作、養鹿養羊養豬等產業轉型，昔日大武街道繁華，人聲鼎沸，如今人口外流，只剩長者守著家園，她親見地方興衰，也參與關懷訪視行動，延續互助精神，映照出大武社會變遷的縮影。她以堅韌與勤奮撐起家庭，也見證時代更迭與人情冷暖。

基本資料 NO. 2

姓名	王璽盛
訪談日期	2025. 11. 18
訪談地點	DIY 體驗教室

照片



歷程敘述

記憶中的大武，人很多，很有生氣，我幼稚園和國小低年級在尚武就讀，後來轉到大武國小—那時校址還在現在永久屋的地方，當時一個年級有兩班，大約八十人，這還不包括大鳥、尚武的同學，如今看到的人口，和三十年前相比，確實少了許多，那時的路不好走，還沒截彎取直。

南興村是個排灣族村落，屬於東排灣體系，但建村歷史不長，大約八十幾年，我們的祖先從屏東獅子鄉草埔遷移過來，融合了南排灣與東排灣的文化。

南興村靠海，擁有長長的海灘，因此形成了多元族群的特色，除了原住民，還有早期遷徙而來的外省人、閩南人與客家人，大家共同生活在這個沙灘旁的村落，漢人多以捕魚為生，住在靠海處，排灣族人則較多從事山產與林木工作，共同構成了村子的生活樣貌。

回來這些年，我從為自己的村莊努力，到現在持續為整個家鄉付出，只希望趁還有力量與動力的時候，讓這片成長的土地，變得更好，回家，是為了讓故鄉的明天，依然充滿希望與溫暖。

觀察紀錄

受訪者談及童年記憶時語調溫暖而清晰，對人口變遷與族群融合觀察細膩，從學校遷址到道路改善，都成為時間推移的標記，其言談展現強烈的返鄉責任感，將個人成長與地方發展緊密連結，情感真摯而具行動力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記憶中的大武人口興盛，一年級兩班近八十人，南興村為東排灣體系村落，祖先自屏東獅子鄉草埔遷移而來，融合南北排灣文化，村落臨海而建，原住民、閩南、客家與外省族群共居共生，各司山林與海洋生計，從個人返鄉到投入家鄉發展，見證人口流失，也持續為地方未來努力

基本資料 NO. 3

姓名	朱美玉
訪談日期	2025. 11. 18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我出生在南興村，民國 46 年，父親來自草埔，母親是大鳥人，他們在此相遇，我是家裡六個孩子中的老二。

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年代，我們沒有鞋子穿，衣服破了補、補了又穿，為了生活，全家搬到山上，種什麼就吃什麼，養豬養雞，勉強度日。

生活的重擔壓垮了父母，他們離異後，年輕的父親難以獨自撫養六個孩子，那時工資微薄，我們經常有一餐沒一餐，最苦的時候，我們去別人的山上討地瓜，配著蝸牛煮來吃，就這樣長大。

轉機出現在國小三四級時，許多平地人來海邊抓魚苗，有些人喜歡上這裡，便買地定居，我們開始與他們一起生活，他們捕魚，我們去海邊幫忙提網，他們就會分給我們一點魚。

後來，教會來到了村莊，父母開始上教會，我們的生活與心靈都找到了依靠，在教會的教導下，生活觀念逐漸改善，品格也得到培養。

儘管如此，我們都長大了，有些弟妹順利讀到大學，像我這樣早早就擔起家計的，也努力活了下來。

回望來時路，從吃蝸牛度日，到見證家鄉點亮新光，這一生很苦，但也充滿感謝，感謝每一段經歷，磨出了我們這一代人強韌的生命力。

觀察紀錄

受訪者生於臺東南興村，童年歷經貧困與家庭變故，曾以地瓜、蝸牛充飢，生活艱辛，隨平地人遷入與教會建立，村落經濟與信仰逐漸改善，他早年輟學分擔家計，見證家鄉由困苦走向轉變，語氣平實卻充滿感恩。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記憶中最深刻的是翻山為父親換米、在壽卡山上割草蒸香茅油，以及到海邊幫忙提網換魚的日子，從南興村到尚武國小的求學路、學校廢校的變動，也烙印心中，教會進入村莊後，為家庭帶來信仰與依靠，成為人生重要轉折。

### 基本資料 NO. 4

姓名	何良德
訪談日期	2025. 11. 18
訪談地點	自宅

#### 照片



#### 歷程敘述

我是何良德，退休兩年後，我回到南興本部落生活，過去擔任過青年團團長，現在依然在部落裡服務，我想講講我所認識的南興村，尤其是從耆老口中聽來，關於族人從上部落遷移到這裡的艱辛生活。

擔任團長時，長輩交代我要把文化與傳統生活智慧傳給年輕人，但我發現這之間有很大的代溝，我的想法是：我們要「記得」過去，但不必完全「重過」那種生活，畢竟許多方式已不符合現代，然而，老人家的一些智慧，至今依然實用，比如種植，他們會看時節、看露水，決定何時種小米或花生。

所村裡的信仰也多元，有傳統信仰、天主教、基督教，早年閩南人甚至比原住民還多，同學裡也有外省、客家子弟，雖然族群多元，但相處逐漸融洽，就像豐年祭時，我們會主動邀請他們，分享小米酒與食物，彼此沒有隔閡，「路加卡斯」是我們部落的名字，意思是「九芎樹很多的地方」，過去河邊山邊都是九芎樹，後來有漁民、外省人因婚姻或工作遷入，客家醫生也來服務，漸漸形成這個多元共居的村落，如今，南興面臨的挑戰是人口外流、產業不足，土地大多荒廢，水源也有限，我很希望有專業單位能來輔導，告訴我們這片土地適合發展什麼，讓族人留在部落也有生計，作為一個曾經的青年團長，我始終相信：記得傳統，是為了更好地向前走，而接納多元，則是南興能夠團結向前的力量。

#### 觀察紀錄

何良德退休後返鄉，持續投入南興部落事務，曾任青年團團長，致力於文化傳承與族群融合，他強調記住傳統智慧而不必完全重返舊生活，並以自身種植經驗驗證耆老智慧的實用性，展現務實與開放並存的態度。

####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重要記憶包括耆老口述自上部落遷徙的艱辛，以及創辦融合元素的「風靈祭」，凝聚多元族群，關於「路加卡斯」—九芎樹繁盛之地的名稱意義，也承載土地記憶，族人來自富山、草埔等地，信仰多元、族群共居，形塑今日南興的團結樣貌。

基本資料 NO. 5

姓名	吳阿雲
訪談日期	2025. 11. 18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二十出頭那年，阿雲與先生結婚，正值民國七十年代，姑丈給了他們一個選擇，也是一場考驗—搬到大武住上兩年，若能自給自足便留下來，若不行，就回屏東，年輕的她沒有退路，也沒有猶豫，帶著一股「試試看」的勇氣，和先生一起南下，正式落腳大武。初到異鄉，人生地不熟，生活並不容易，台東的土黏、路遙遠，交通不便，回一趟屏東或高雄，只能騎機車，即使懷孕、肚子漸大，也仍坐在機車後座奔波，一次不慎摔車，流了血，幸好孩子平安，回想起來仍心有餘悸，那個年代的大武，街上店家不多，繁華集中在外環道過橋一帶，大武街本身只有零星雜貨店，生活機能有限。

阿雲在大武經營「金桔城香舖」，販售佛具與祭拜用品，年輕夫妻開金香店，在當時並不被看好，不少人投以懷疑的眼光，認為這是老人家的行業，但阿雲從十幾歲就因姑丈、姑媽而接觸這一行，對貨品、客人需求並不陌生，她堅持貨源齊全，若客人有需要，即使成本較高、必須遠程寄送，也盡力幫忙張羅。

一轉眼，三十六年過去，左鄰右舍從陌生到熟識，許多長輩已相繼離世，但情感卻留在街道裡，如今的大武雖不若往日熱鬧，阿雲仍期盼年輕人能回鄉服務，讓地方的生活與產業得以延續。她相信，只要有人願意留下，這片土地的故事，就不會中斷。

觀察紀錄

阿雲民國五十六年生，原籍屏東萬丹，婚後因姑丈安排遷居台東大武，經營「金桔城香舖」至今逾三十年，她以堅毅與務實站穩異鄉腳步，從陌生到扎根，見證地方由繁而簡的變化，言談間流露對土地與人情的深厚情感。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初到大武時交通不便，懷孕仍騎機車往返屏東、高雄，一次摔車險釀意外，成為難忘記憶，創業初期不被看好，仍堅持貨源齊全、用心服務，兩年試住後正式落腳，街道從熱鬧到沉靜，鄰里情誼與姑丈扶持之恩，構成她在大武深刻的地方記憶。

## 基本資料 NO. 6

姓名	呂坤山
訪談日期	2025. 11. 19
訪談地點	自宅

### 照片



### 歷程敘述

在這裡生活已六七十年，小時候，我跟著父親做林班，那時候的林木工作，全是人力。砍柴用手鋸，搬運靠「木牛」滾木，連開路都得用人工硬開，遇到大石擋道，得慢慢打鑿清理，不像現在有怪手、堆土機，山上一窩窩燒木炭，木柴得靠「木馬」運下山，那得要懂技巧，否則控制不住，非常危險。

後來林班禁止伐木，我跟父親改種檳榔青，那時檳榔青好賺，但沒幾年行情轉差，我便轉行開砂石車。

我見證過大武的繁華，台汽客運金馬號時代，大武終站人山人海，旅社、戲院、商店生意正好，當時山產豐富，鳳梨、香菇供不應求，抓一隻白面鼯鼠能賣好幾千元，對三十多年前來說是很好的收入。

我年輕時為了生活，什麼都做過，抓魚苗、抓蝴蝶、溪裡找蝦，深入加羅阪溪、大武溪那些幾乎無路的山林，也曾走進 39、40 林班，那時有人在山裡迷途失足，時代艱難，生死往往一線之間。

如今林班不再，大武靜了下來，那些靠山吃山、與自然拚搏的歲月，那些汗水與生機交織的日子，都隨著時代改變，留在了記憶深處，我走過的路、看過的變遷，就像山裡的迴響，輕輕說著：這裡曾經很熱鬧，這裡的人，曾經很努力地生活過。

### 觀察紀錄

受訪者在大武生活逾一甲子，從林班伐木、燒炭到種檳榔青、開砂石車，歷經產業更迭與交通變遷，他見證金馬號客運興盛與鐵路通車後的蕭條，語氣沉穩，帶著對勞動歲月與地方繁華消逝的感慨。

###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童年隨父親在林班以人力鋸木、滾木運材，操控木馬下山驚險萬分，是最深刻的山林記憶，台汽金馬號終站人潮洶湧、戲院林立的繁華景象，與鐵路通車後商圈沒落形成強烈對比。抓魚苗、走入 39、40 林班的艱辛經歷，也刻畫出那個靠山吃山的年代。

基本資料 NO. 7

姓名	李政倉
訪談日期	2025. 11. 19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照片



歷程敘述

自小並非在福安宮一帶長大，而是生活在復興路，與福安宮、與李王信仰的結緣，起初並非出於宗教熱情，而是一段因書寫而展開的旅程，多年以前，他與學長一同編寫社區報，因報導題材的需要，開始接觸福安宮的歷史，也逐步走近李王的故事。

隨著訪談耆老、蒐集資料，他逐漸發現李王的歷史遠比想像中悠久，地方耆老回憶，早在童年時期便已見過這尊神像，外貌至今未曾改變，若依此推算，李王的存在至少超過百年，甚至更早，耆老們口中流傳的故事，也牽引出日治時期的歷史背景—皇民化運動期間，地方廟宇遭遇毀廟、毀神的衝擊，福安宮亦未能倖免。

傳說中，當年福安宮內多尊神像遭到破壞，唯有李王被悄悄保存下來，地方耆老的親族在統治家族中幫傭，危急之際，將李王神像藏於屋內，直到光復後才重新迎回，這段往事，也解釋了廟中至今仍保留的一顆石頭，那是土地公神像被毀後，暫時作為信仰寄託的象徵。

後來，福安宮啟程前往南鯤鯓進香，他也為家中李王擲筊請示，親自開車載著王爺同行，完成一趟象徵「回鄉團聚」的旅程，那不僅是一個信仰的回應，更是他與地方、與歷史之間，靜靜完成的一個心願。

觀察紀錄

李政倉原居復興路，因編寫社區報而深入接觸福安宮與李王信仰，她從家族供奉李福清千歲的背景出發，以田野訪談與史料蒐集重構地方記憶，在信仰與史實之間謹慎拿捏，展現對文化書寫的責任感與情感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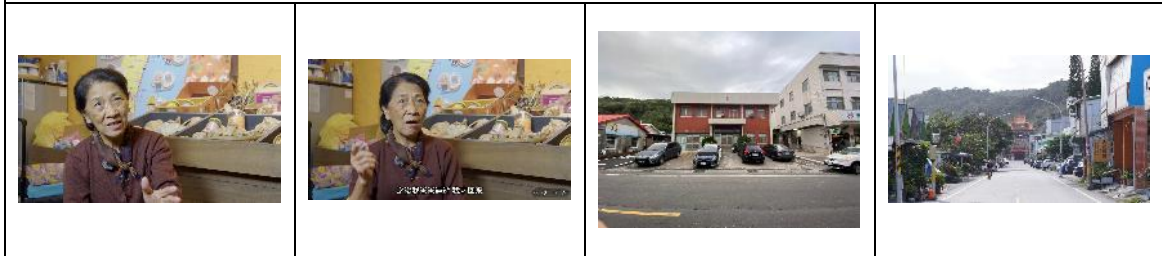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地方耆老述說日治時期毀廟風波，福安宮神像多遭破壞，唯李王被暗中保存，成為信仰延續的象徵，廟中保留的石頭承載土地公記憶，戰時未爆彈傳說更添神蹟色彩，後來她隨廟赴南鯤鯓代天府進香，完成與王爺「回鄉」的心願。

基本資料 NO. 8

姓名	阮秀鳳
訪談日期	2025. 11. 19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照片



歷程敘述

回憶起早年的大武，總說那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地方，草埔的人、金崙的人，甚至更遠地方的居民，只要買東西、要辦事，就一定會往大武來，豬肉、雜貨、麵食，全都集中在廟的後方，天還沒亮，街道就已經開始熱鬧起來。

清晨四、五點，大武便醒了，菜市場在廟後面，人潮一早就聚集，等著買菜、買肉，那時候車站附近反而沒什麼店，真正熱鬧的地方都在街上，整條路人聲鼎沸，百貨店、麵攤一間接一間，連草埔的外省人都特地來這裡剪頭髮，大家都說：「大武什麼都有。」她記得，大武的女孩子多半自己煮鴨蛋，端到街上賣，那個年代沒什麼消費娛樂，大家最重要的就是吃，每一班車來，旅客幾乎都會買東西，鴨蛋、包子、煎包，一下子就賣光，生意好得很，整個街道都是忙碌的身影。

那時候大家不說搭公路局，都是說「坐巴士」要去台東、去高雄，都是坐巴士，但路況不好，全是石頭路，顛簸得厲害，整車的人常常一路吐到下車，現在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可那就是當年的日常。

那是一個大家早起、認真做事的年代，六、七點就開門，從早忙到晚，吃飯還得輪流，雖然辛苦，但生意興隆、人情濃厚，後來時代變了，她也再度離開，只是那些熱鬧滾滾的畫面，始終留在記憶裡，成為她心中最鮮明的大武。

觀察紀錄

受訪者回憶早年大武街市的繁華景象，從清晨市場到深夜候車人潮，展現商業鼎盛與人情溫度，她見證交通顛簸的巴士年代與產業興衰，語氣懷舊卻平實，流露對勤奮歲月與熱鬧街景的深切懷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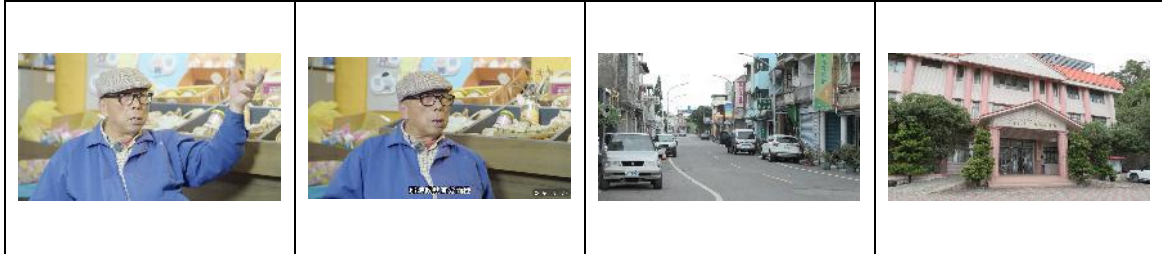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廟後清晨市集人聲鼎沸，草埔、金崙居民皆來採買，「大武什麼都有」成為共同記憶，旅客一下車便搶購鴨蛋、包子與蜜餞，街頭還可見販售蛇、松鼠等野味，夜裡魚苗工人聚店候車，寒風中不願關門的情景，以及石頭路上顛簸的巴士歲月，都構成她心中最鮮明的大武印象。

基本資料 NO. 8

姓名	阮茂榮
訪談日期	2025. 11. 20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照片



歷程敘述

我家和隔壁鄰居本是同家族，早年都住在一起，後來，那位鄰居在外賺了錢，他修車、收山產，甚至收蛇、收白鼻心，積攢了不少錢，便回來找我父親商量，一起將老屋重修，從前他家矮窄，如今大家一起蓋，房子變得寬敞許多。

沒想到，生意出奇地好，那時大武沒什麼娛樂場所，白天抓魚苗、開大卡車的人，晚上下山沒處去，就湧來打球。我當時還是孩子，印象中館裡從早到晚都是人，常營業到深夜，甚至半夜還用電瓶供電照明。

那時候的物價，一碗擔仔麵兩、三塊錢，一角錢還能買到東西，打球對當時的人來說，算是奢侈的娛樂，捨得花錢的，多是收入較穩的司機或工人，我記得一位台南來的大卡車司機，每次經過都會來打上一兩鐘頭。

因為開球館，我從小練球，打得不錯，在大武，我和阿義被說是打四顆球和斯洛克的一流好手。

如今回想，那雖是個物質不寬裕的年代，大家卻好像過得比較快樂、自然，白天辛苦工作，晚上聚在球館打球閒聊，生活有種簡單的趣味，現在娛樂看似更多，但像那樣聚集人氣、充滿聲響與溫度的場所，卻漸漸消失了，電影院沒了，球館也安靜了，屬於我們那個年代熱鬧而樸實的快樂，彷彿也跟著熄了燈。

觀察紀錄

受訪者回憶家族重修老屋並開設撞球館的經歷，見證大武昔日夜晚的熱鬧景象，球館成為勞動者下山後的重要聚點，也形塑他童年與技藝成長的記憶，語氣流露對簡樸年代人情溫度的懷念。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鄰居致富返鄉與父親合力重建老屋，因姨丈提議而開設撞球館，成為地方少見的娛樂場所，館內設有四顆球「日本球」與斯洛克球台，司機與工人夜裡聚集對打，常營業至深夜，物價低廉卻捨得花錢娛樂的年代，映照出當然大武街頭熱鬧而樸實的生活情景。

基本資料 NO. 09

姓名	林士中
訪談日期	2025. 11. 20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二十三歲那年，開始開著麵包車走遍南迴，原本學做麵包的他，在知本起家，眼看當地麵包店愈來愈多，便與太太商量，嘗試以麵包車走進不同聚落，受到台中麵包車模式的啟發，他們決定把麵包送到人們工作的地方，讓生意自己去找人。

最初的路線從知本一路往南，穿過各個營區與聚落，當時沿線海防哨密集，阿兵哥人數眾多，長官允許他們進營區販售，卻不希望士兵外出購買，於是林士中每天在各營區之間穿梭，最後來到大武，那是三、四十年前的大武，南迴鐵路尚未開通，所有人都必須在此停留吃飯、消費，大武街人潮洶湧、商家林立，是名副其實的中繼重鎮。

他們曾在大溪落腳七年，因房價便宜先買了房子，生意仍持續沿線跑動，直到南迴鐵路與工程逐漸完工，公路客運人潮驟減，地方景象也開始轉變。

來到大武將近三十年，他親眼見證街道由繁華轉為冷清，年輕人外流，只剩長輩留守，老街空屋愈來愈多，過去沒有一間空房的大武街，如今九成以上是老人家居住，交通型態的改變、公路客運站的拆除，讓曾經的精華地段只剩下記憶。

然而，林士中仍對大武抱持期待，他認為這裡的人情純樸、少有算計，是難得的優點，近年也看到一些中生代與年輕世代，願意返鄉嘗試地方創生、社區行銷，重新點燃地方活力，他期盼，有一天大武能再次成為讓人願意停留、生活、工作的地方，讓年輕人不必離鄉背井，也能在家鄉自立生活，這是他對大武最真切的心願。

觀察紀錄

林士中二十三歲起駕麵包車走遍南迴，從知本起家，因應市場變化轉型流動販售，最終落腳大武，他見證交通建設與產業轉移帶來的人口消長，也以分送麵包照顧孩子，展現小本經營中的溫暖與責任。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南迴鐵路未通前，大武是往來必經的中繼重鎮，營區密集、街道人潮鼎盛，麵包車穿梭營區與山區部落，傍晚燈火最盛，鐵路完工後人潮驟減，老街逐漸空屋化，跑山送麵包、照顧放學孩子的情景，成為他對地方最深刻的記憶與牽掛。

基本資料 NO. 10

姓名	林秀英
訪談日期	2025. 11. 20
訪談地點	戶外

照片



歷程敘述

根據長輩的說法，我們是在民國 35 年至 37 年間，從新化部落（舊稱「古巴侖」）遷徙至此，帶領我們的精神領袖與頭目，是黃明德先生，他當年認為，族人住在偏遠山區，無論是讀書或生活都與外界隔閡，若能遷至平地與漢人交流學習，部落才可能進步，於是他率先探勘，隨後帶著一批族人來到此地，古莊部落就這樣慢慢成形。

古莊舊名其實叫「木樽」，是牧場的意思。我父親年輕時就在這裡幫人放牛，老一輩的大武人都知道這個舊稱，至於為何後來改叫「古莊」，至今無人能說清，成了我們仍在摸索的謎。

我對尚武的繁華記憶很深，國中時，我們搭金馬號交通車去上學，假日路上滿是穿著筆挺軍服的海、陸、空軍人，紀律嚴整，景象熱鬧，尚武曾有過戲院，我們常去看電影，更早時，部落主要以種香蕉維生，後來改種香茅，我還記得煮香茅的爐子，將油與水分離，過程非常辛苦，香茅之後，人們開始種香菇，接著工業起飛，不少族人便外出謀生。

這些年來，古莊的建築從木造瓦房變成水泥樓房，但戶數增長不多，部落仍以排灣族為主，靜靜座落在山與海之間，關於「古莊」名稱的由來，我問過許多長輩，始終沒有答案，但我知道，這裡承載著一代人從山上到平地的遷徙故事，也收藏著我們走過河流上學、在香茅煙霧中勞動的集體記憶，這些，或許才是名字背後，真正活過的痕跡。

觀察紀錄

受訪者兩歲遷居古莊，定居已逾一甲子，透過耆老口述，梳理部落自新化（古巴侖）遷徙至平地的歷程，並見證交通建設與產業轉型帶來的變化，語氣沉穩，流露對部落歷史與名稱源流的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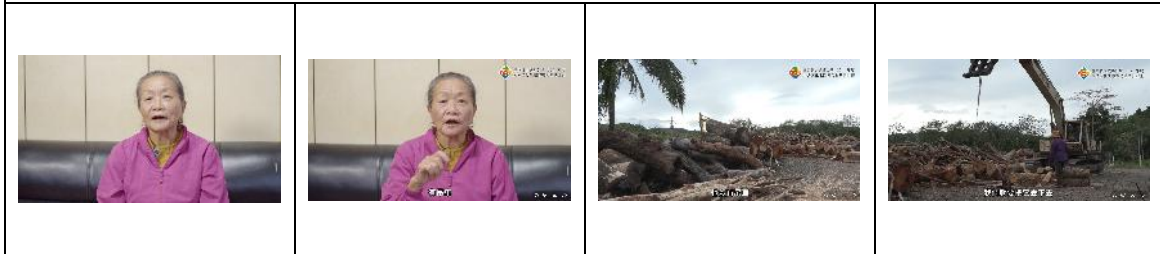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民國 35 至 37 年間，在頭目黃明德帶領下，族人自新化部落遷至舊稱「木樽」之地，形成古莊，童年徒步越河至尚武國小就學、金馬號往返的熱鬧景象，以及種香蕉、煮香茅油、轉作香菇的勞動歲月，構成從山居到平地生活的深刻集體記憶。

基本資料 NO. 11

姓名	林春桃
訪談日期	2025. 11. 21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民國 68 年（1979 年）認識先生後，便嫁到這山區小鎮。那時先生正在從事林班工作，也就是伐木業，我起初不會做這行，只是跟著他上山玩耍，後來漸漸學會幫忙，從煮飯開始，一步步融入這份辛苦的山林生活。

林班工作大多在深山進行，一去就是好幾個月，我們住在山上的工寮宿舍，那裡雖有簡單商店，卻遠離塵世，每週我會騎機車下山一次，買米、買菜，再趕回山上，孩子們也在這環境中長大，我經常帶著他們上山，一邊煮飯一邊照顧。

那年代的林班全靠人工，沒有怪手也沒有吊車，樹木鋸成一段段後，我們用扛的、滾的，將木材運下山坡，卡車來時，大家合力用木板搭橋，一根根扛上車鬥，疊得滿滿當當才載出去，先生和十幾名工人常常忙到深夜一兩點，才把車送到安全大路才放心回家，若遇壞天氣，山路濕滑，車子容易傾斜甚至翻覆，掉進崖下就危及性命，有時車翻了，還得重新拉起車身、再疊木材，辛苦可想而知。

回想那段日子，雖然艱辛，卻是我們一家靠山吃山的真實寫照，先生雖非原住民，卻特別擅長山林鑽營，從不迷路，也從不讓我們走失，如今機械化了，一切方便許多，但那份純粹的人力歲月，永遠刻在記憶裡。

觀察紀錄

受訪者於 1979 年嫁入山區，隨先生投入林班伐木工作，從煮飯到協助運材，長年駐守深山工寮，她見證全人力伐木年代的艱辛，也在山林中撫養子女成長，語氣平實卻蘊含對勞動歲月的堅韌與認同。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山上工寮生活是最深刻的記憶，每週騎車下山補給，柴火燒飯供應二十多名工人，伐木後以人力扛、滾木材，再搭板橋搬上卡車，常忙至深夜，遇雨山路濕滑、車翻崖邊的驚險場景，與孩子自幼隨行成長的畫面，共同刻劃靠山維生的年代印記。

基本資料 NO. 12

姓名	邱創義
訪談日期	2025. 11. 21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今年 73 歲，生長在大武這塊土地，從小到大見證了這裡的興衰變遷。

大武的興盛，還來自林班事業，林務局在漢華設有林班，大量外地工人進出，他們上山前或下山後，常在大武老街落腳，老街因此開了五六間以上的旅社，專門接待這些工人，帶動了人潮與商機，出海捕魚的人則用罾網撈丁香魚，捕獲量大，曬乾後外銷，也是重要收入。

山上居民多種植香茅，這裡土壤貧瘠，不適合一般作物，卻正好適合香茅生長，那時整座山幾乎都種滿香茅，提煉香茅油外銷，需求量大，成為許多家庭的生計來源，後山金龍湖附近有大片水田，種稻的人將稻穀賣給碾米廠，換取白米維生。

我們家在老街做生意，賣豬肉、賣菜，還經營雜貨，從大武到尚武這一帶，賣菜賣肉的店家不少，人潮帶來財潮，我們兄弟倆也跟著父母一起幫忙，日子過得充實，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大武老街逐漸沒落，年輕人對農漁業失去興趣，紛紛離鄉到外地工作，舊車站和大武國小遷到復興路一帶，新建築如十八間房舍陸續興建，生意人也跟著搬過去，老街人氣漸散，南迴鐵路通車後，更是雪上加霜，人們改搭火車，公路客運衰退，老街的車流銳減，如今回想，那段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日子，雖然辛苦，卻充滿活力，大武老街的熱鬧，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共同的記憶。

觀察紀錄

受訪者 73 歲，自幼生長於大武，見證老街從繁榮到沒落，過去依靠農業、捕魚與林班經濟，人潮匯聚帶動商機，隨南迴鐵路通車與交通型態改變，人口外流、老街衰落，呈現地方產業、生活與人口結構的歷史變遷。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老街曾是鎮中心，人車川流不息，戲院、旅社林立，林班工人與魚苗捕撈者常落腳，山上香茅田與水田、捕魚與外銷活動構成生計網絡，家族經營豬肉、蔬菜與雜貨店，隨著交通改道、南迴鐵路通車、年輕人外流，老街人氣漸散，但童年見證的熱鬧、勤勞與活力，仍深刻刻在記憶中。

基本資料 NO. 13

姓名	許慶東
訪談日期	2025. 11. 21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在我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大武正經歷它的黃金年代—人稱「南迴驛站」的繁華歲月，那時的大武雖小，卻非常豐富，這裡族群多元，有漢人、閩南人、原住民，甚至有不少從西部「跑路」過來的人，彼此融合，風氣純樸。

公路局車站設在如今郵局旁，徹底改變了大武，那時道路多是砂石路，從台東坐車到大武就得三、四個小時，塵土飛揚、顛簸難受，因此，每當金馬號播報「到大武站休息三十分鐘」，乘客便紛紛下車，第一件事就是衝向路邊水溝嘔吐。

吐完之後，面對接下來四、五小時車程，人們得趕緊吃點熱食、買暈車藥，於是，大武街邊的麵店、排骨飯店、土產店一一開張，許多山產店門口更直接掛上「專售暈車藥」。

衰落，是從「十八間仔」出現開始的，原本繁華集中於福安宮一帶，後來對岸蓋了十八間房子，稱為「十八間仔」，逐漸吸走人氣。加上舊站腹地不足，公路局最終遷站，大武街便日益蕭條。

如今大武中午雖仍停滿大卡車，但昔日那匹帶來繁榮的「白馬」早已奔遠，我常覺得，大武似乎進入了一種停滯，交通曾是它的最大優勢，白馬跑過，村子便活絡，白馬離開，一切便沈寂下來，除非這裡能創造新的亮點，否則那段滾動著人聲、車聲與希望的黃金歲月，大概只能留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裡了。

觀察紀錄

受訪者回憶大武童年黃金年代，公路局車站帶來旅客、林班工人與貨運車流，促使商店、旅社與服務業興盛，十八間仔興起及公路局遷移後，老街逐漸沒落，呈現交通與流動人口對地方繁榮影響的重要性。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昔日是「南迴驛站」，砂石路的顛簸讓旅客下車休息，催生麵店、排骨飯店、暈車藥店及旅社，林班工人與貨車司機週末下山消費，街道熱鬧非凡，十八間仔建成後吸走人氣，再加上公路局遷站，老街逐漸冷清，昔日「白馬」帶來的繁榮景象，如今僅存於居民回憶之中。

基本資料 NO. 14

姓名	高吳春味
訪談日期	2025. 11. 22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民國 44 年（1955 年）3 月 13 日出生於南興村，今年剛好 70 歲，我是南興國小第一屆畢業生，之後就讀大武國中，再到台東女中，那是我的全部學歷。

我們南興部落的居民，大多是從富山（大竹村）遷移過來，搬來時，我已經出生，家中蓋的是茅草屋，直到火災後才在現在的位置重建，那時沒有自來水，大家靠山泉或打井抽水，生活極其簡樸，讀國中時，我們得騎單車或搭車到大武國中，路上會經過當時最繁榮的舊大武市區郵局一帶，那裡有公路局站，車水馬龍，麵店、小吃攤林立，像個熱鬧市集，偶爾想看電影，就搭一種無頂棚的三輪車，十幾個孩子擠在一輛車上，付點車資，便晃晃悠悠去 7-11 附近的戲院，那是我們少有的娛樂。

那個年代，大武的經濟支柱之一是香茅，山上適合種植香茅，香茅油外銷需求大，一時間人人爭相種植，香茅草收割後得曬乾，才能放進香茅爐蒸餾提煉成油，山上運輸全靠流籠，沿著鐵線滑下，一捆捆香茅草從高處流到山下，再用車載到爐子旁，雖然辛苦，但收成快、現金馬上到手，許多家庭，包括我們都是靠香茅油的收入，才有錢供孩子讀書、改善生活，公路局舊站遷走，南迴鐵路通車，新商圈轉移到另一邊，舊市區逐漸沒落，過年開車經過郵局前那片曾經繁華的街道，冷清得讓人感慨，南興這邊更安靜，山豬窟休閒區雖有天然美景，卻因道路不便少有遊客。

回想童年與少年時光，生活雖困苦，卻充滿人情味，那段靠香茅、靠山林、靠海維生的日子，成為我們這一代最深刻的記憶。

觀察紀錄

受訪者回憶南興村早期生活，家園由富山遷入，靠香茅與山林維生，舊部落房屋簡陋，生活依賴山泉或打井取水，教育需長途跋涉，舊大武街區繁榮，林班工人與捕魚人常來消費，隨交通與產業變遷，老街沒落，年輕人大多外移，留下老人守村。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南興初期被茂密九芎與相思樹覆蓋，族人陸續遷入開墾，香茅種植與蒸餾香茅油是主要經濟來源，運輸依靠流籠，辛苦卻收入即時，家族經營雜貨店，街上林班工人、捕魚人與外地居民絡繹不絕，舊大武郵局一帶熱鬧非凡，戲院、麵店、小吃攤應有盡有，南迴鐵路通車與公路局遷站後，老街冷清，昔日繁華僅留於居民回憶。

基本資料 NO. 15

姓名	高金美
訪談日期	2025. 11. 22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加羅板部落，是在台灣光復後才逐漸形成的，民國 40 年之前，族人大多住在約十公里外的「老虎部落」，後來陸續遷移到 24 鄰、25 鄰一帶，中間也曾搬往南田、安朔，但因不適應又返回，最終才落腳於此。

我們屬於大武鄉大武村，過去以務農為生，養牛、養豬、養雞，主食是芋頭和地瓜，部落有一點水田，種出的稻米大多拿去大武街的碾米廠換錢，那時生活不富裕，但大武街因為有公路局車站，頗為熱鬧，街上有來自雲林虎尾的廚師開了餐廳，對當時來說已是很難得。

生活中，溪裡有豐富的魚蝦毛蟹，自家養的雞也夠吃，唯獨豬肉比較珍貴，偶爾才去大武街上買，部落裡有兩處煮香茅草的竈寮，很多家庭靠提煉香茅油換取收入，後來也有人去林班砍草、扛木材，賺取日薪。

回想三十多年前，日子確實比較辛苦，但卻單純許多，那時候溪裡毛蟹成群，山產隨手可得，人與人之間緊密相依，現在生活好了，我反而懷念過去那種無憂無慮、知足簡單的日子，或許，真正讓人安心的不是富裕，而是那份與自然相伴、與族人共度的純粹時光吧。

觀察紀錄

加羅板部落民國 40 年後逐漸形成，族人從老虎部落、南田、安朔陸續遷入，最終落腳現址，過去生活以務農為主，養牛豬雞，種稻與芋頭，並靠溪裡捕魚、煮香茅草維生，大武街因公路局車站而繁榮，人們偶爾外出採買必需品，部落經濟隨時間改善，年輕人外出從事鐵工，生活變得較富裕，但過去的單純與與自然相伴的日子仍深植記憶。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加羅板部落位於往返大武必經之路上，最初幾戶族人搭建草屋暫居，逐漸形成聚落，民初至光復後，族人依山耕作，養牛、養豬、養雞，主食以芋頭、地瓜為主，稻米多拿去碾米廠換錢，溪裡魚蝦毛蟹豐富，香茅草竈寮是主要收入來源，林班工作補貼家計，部落生活雖辛苦，卻緊密依存，三十年前的人與自然共處的單純日子，成為族人珍貴記憶。

基本資料 NO. 16

姓名	高德昆
訪談日期	2025. 11. 22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民國 71 年 11 月 17 日出生於屏東，在南興村部落長大，幼稚園到國小都在部落度過，國中後到臺東市區讀臺東體中，畢業後入伍從軍，服役 20 年，直到前年退休，才回到部落，開始投入部落發展與回饋，我這一代幾乎沒經歷過大武老街的輝煌，前輩們說的老街繁榮時期，舊車站、戲院、旅社林立，人潮洶湧，到我小時候已經轉移到臺七（台汽客運站）一帶，那裡才是我們眼中的「市中心」，公車轉運站旁熱鬧非凡，下車乘客如採購團，路邊攤、桌攤、店面應有盡有，喜怒哀樂來得直接，玩得開心，兩巴掌或棍子隨之而來，生活單純，回憶卻格外深刻，如今我有四個孩子，時代完全不同，科技帶來便利，也帶來誘惑，手機、課綱、物質需求讓親子溝通變得疏遠，許多父母為了生活在外打拚，孩子交給老師或手機，家庭時間難得交集，我退休後選擇回鄉，一方面想多陪家人，一方面希望為部落創造改變，在外打拚二十年，我見如今中壯年外出賺錢，老少留守，形成無限循環，我回來，就是想打破這循環創造機會，讓下一代不必重蹈覆轍，即使難度很高，只要信念一致，總有人要開始。

退休這一代，也到了回饋的時候，我們接下老一輩的棒，負責上下連結與照顧，這是每個部落的傳承，我相信，人多人少不是關鍵，重要的是那份歸屬與行動，只要有人願意回來付出，部落就有希望繼續前行。

觀察紀錄

民國 71 年出生於屏東南興村，自幼在部落成長，國中後至臺東求學、服役 20 年，童年雖沒見過大武老街繁華，但生活貼近自然、簡單純樸，退伍返鄉後，投入部落發展，關注就業、家庭與年輕人留鄉問題，回鄉行動承接前輩精神，旨在創造機會、改善生活，讓部落延續活力與歸屬感。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南興村部落位於第二發展區，早期居民住在山上舊部落，隨水源與生活便利逐步下移至平地，童年活動多與農地、河川、自然互動，娛樂簡單卻充滿風險，舊時大武繁華已轉移至臺七公車轉運站，部落兒童偶爾隨長輩擺攤感受熱鬧，現今年輕人多外流，中壯年在外工作，老少留守，退休返鄉者承接傳承，期望提供就業、凝聚家庭與社群力量，打破部落循環，延續生活與文化。

基本資料 NO. 17

姓名	張來正
訪談日期	2025. 11. 22
訪談地點	戶外

照片



歷程敘述

我出生於民國 38 年，在我小時候，經歷過部落遷徙的過程，日本時代，政府將原住民從舊部落遷移到山下，我們彩泉部落經歷了三次遷移，從最早的舊部落，到第二次、第三次遷徙，才逐漸安定下來。

遷移是陸陸續續進行的，彩泉部落的人先抵達，後來出屯和達旺的人才慢慢下來，各自開墾土地，定居生活，我是在部落遷移期間出生的，見證了這個聚落從無到有的過程，說到我們大武鄉的農作，從以前到現在，最適合種植的似乎還是小米、紅米和樹豆，這裡的土質似乎與太麻里、卑南等地不同，我們嘗試種過釋迦，但不太成功，可能是土質問題，也可能是缺乏專業的栽培指導。

民國 60 幾年後，我們開始大量種植香茅，生活因此有了明顯改變，但如今，我最大的願望是希望有農業專家能來大武鄉，為我們分析土質，指導適合種植的作物。這樣，年輕人才有機會留在家鄉發展，而不是全都外出謀生。

我真誠期盼政府能重視漁港建設，也盼望有農業專家前來指導，讓我們的土地與海洋都能成為生計的依靠，讓年輕人願意回來，一起提升家鄉的生活。

觀察紀錄

出生於民國 38 年，成長於大武鄉三角部落（彩泉、出屯、達旺），童年見證部落多次遷徙與開墾過程，生活依靠農業與海洋，過去以小米、紅米、樹豆為主，民國 60 年代後轉向香茅種植，現期盼農業專家指導，改善作物選擇，並希望漁港建設完善，讓年輕人願意返鄉，維持部落生計與延續。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彩錢部落歷經三次遷移，逐步安定後才形成三角部落聚落，部落居民靠農耕與海洋維生，早期農作以小米、紅米和樹豆為主，香茅種植改善了生活，漁民早年無港口，登沙灘作業風險高，甚至發生船難，Bia 見證這段歷史，並期望引入農業專家與漁港改善計畫，使土地與海洋資源成為年輕人回鄉的生計保障，讓部落文化與生活持續傳承。

基本資料 NO. 18

姓名	莊春梅
訪談日期	2025. 11. 23
訪談地點	天后宮

照片



歷程敘述

莊春梅，土生土長的尚武人，除了求學時期，我從未離開過這裡，後來也在尚武國小教書直至退休，正因如此，我對家鄉這幾十年的變遷，感受特別深刻。

最讓我感慨的，是今昔的對比，五十年前的尚武非常繁華，光我們國小全盛時期就有近 750 名學生，如今，尚武和南興兩村的孩子加起來，國小部僅約 60 人，變化之大，令人唏噓。

尚武有個特殊之處，這裡是全台東僅有的三個「新村」之一，稱為「披星新村」，大家熟悉的天后宮，現在看到的已是重建後的樣貌，我總是堅持稱它為「大陳天後宮」，因為媽祖是隨著大陳鄉親，從大陳島請來的，耆老們說，當年遷台前曾擲筊請示，媽祖願意隨行，而他們離開的當晚，原鄉的天後宮便在雷鳴中被天火燒毀，這份淵源，讓「大陳」二字格外重要。

小時候，我常看到裹著三寸金蓮的大陳阿婆，清早提著拜籃，搖搖晃晃地穿過學校操場，沿山邊小徑去祭拜，那條路上有小廟，廟裡有張造型獨特、兩頭翹起的高腳拜桌，後來小廟不存，拜桌也消失了，我一直感到可惜，那些都是重要的文化記憶。

觀察紀錄

莊春梅土生土長於尚武，曾任尚武國小教師，她親眼見證家鄉數十年變遷，從全盛時期學生近 750 人，到如今兩村合計僅約 60 人，她對家鄉文化、信仰與教育深具感情，尤其關注「大陳天後宮」與早期三寸金蓮阿婆的祭祀習俗，感慨今昔差異，也重視記錄與傳承地方歷史與族群故事的重要性。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尚武曾繁華興盛，是「披星新村」之一，「大陳天後宮」由大陳島遷台鄉親帶來，歷史淵源深厚，莊春梅記得小時候三寸金蓮阿婆清晨提拜籃祭拜，沿途小廟與高腳拜桌，如今已不存，大陳島鄉親珍惜米食文化，從一無所有到逐步扎根尚武，這些祭祀、生活與教育的片段，承載著族群遷徙、生活與文化記憶，構成家鄉獨特的歷史紋理。

基本資料 NO. 19

姓名	許芷禎
訪談日期	2025. 11. 23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那時，店裡還兼著刻印章的生意，許芷禎常靜靜坐在一旁，看振村埋首於一方方木石之間，來刻章的人絡繹不絕，有的是為了公文往返，有的是為領一份薪水，也有滿懷期待開店立業的年輕人，每一顆印章送進來，都帶著一份託付，每取走一顆，就像完成一個家庭的儀式，她記得，那時的印章多是篆字，筆畫細緻如畫，轉折間藏著老手藝的從容，振村一坐就是大半天，燈下專注的背影，成了她記憶裡一道安穩的風景。

「公路局停駛後，整條街就靜了下來。」她常這樣回想，客運不再進出，林班縮減，街上的人潮散了，印章的需求也如退潮般，漸漸稀少，他們慢慢不再接刻章的生意，店裡回歸到最尋常的雜貨買賣，日子彷彿也跟著慢了、淡了。

然而在許芷禎心裡，那些喧鬧的年歲並未走遠，她記得林班工人豪爽的笑語、山裡居民樸實的問候、公路局職員匆匆的身影，還有振村在燈下一刀一刀刻下的時光，每一顆從這裡交付出去的印章，都像一個紅色的印記，輕輕蓋在這條老街曾經蓬勃的脈搏上。而她的雙眼，始終溫柔地守著這一切，從興盛到沈靜，如同守著一份不曾說盡的家族故事。

觀察紀錄

許芷禎常在店裡靜坐，目送振村專注刻章，刻章客人多樣，從公文往返到創業青年，每一顆印章都承載信任與記憶，隨著電腦刻印普及，手工刻章逐漸式微，街上人潮減少，店鋪生意回歸雜貨，但許芷禎依舊細心守望那些手作印章留下的溫暖歲月。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老街曾因林班、客運及居民往來熱鬧非凡，街角小店兼刻印章，成為生活與時光的縮影，振村在燈下細刻篆字，客人拿回的不只是印章，更是家族與時光的連結，電腦刻印興起、客運停駛後，街道逐漸沉寂，但許芷禎的記憶裡，仍留存林班工人的笑語、居民問候與振村刻章的專注身影，彷彿為老街留下溫潤的印記。

基本資料 NO. 19

姓名	蘇振村
訪談日期	2025. 11. 28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六歲那年，我跟隨父親來到大武，父親以刻印章為生，那時街上只有我們一家刻印店，一做就是二、三十年，後來，過溪(在地地名稱呼)和大武才陸續開了其他店鋪。我們最早租住在對面，後來買地蓋了房子，二十幾歲起，我便跟著父親學習，除了刻印，也開始接觸山產生意，收購穿山甲、白面鮑、蛇等，其實刻印手藝多是叔叔教我的，他曾專程到台南學藝，退伍後便協助父親，而「盛文堂」是我父親創立的，來刻印章排隊等刻印章的盛景，以及當時老街人山人海的樣貌，現在都已經成為我記憶中的那繁華的大武老街。

早年，刻印章是門好生意，政府機關、生意人，甚至一般百姓需要開戶領錢，都得用到印章，那時錢幣價值高，刻一個印章五十元，客人仍絡繹不絕，常需排隊，盛文堂的老闆最初就在我家騎樓下擺攤，後來才租屋、買地，開了雜貨店兼營刻印。

真正的手刻印章，每個字體、筆畫都獨一無二，尤其是篆字，刻來格外講究美感，我曾見過一位長輩的印章，篆體工整漂亮，一問之下，正是出自盛文堂老師傅之手，如今電腦刻印普及，字體千篇一律，手工刻印的那份獨特與溫潤，便漸漸被遺忘了。

觀察紀錄

六歲隨父親來到大武，父親以刻印章為生，開設「盛文堂」，生意興隆長達二、三十年，早年街上商店稀少，刻印、山產收購與雜貨並行，服務公務員與旅客，公路局車站與林班工人帶動人潮，街上旅社、戲院林立，刻印店成為熱鬧焦點，對比如今電腦刻印普及，手工印章獨特感逐漸消失被遺忘，遺憾之情溢於言表。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盛文堂曾是大武老街的繁華象徵，刻印章生意興隆，居民、政府機關與過路旅客都需使用印章，父親的店兼營雜貨、雨衣，街角騎樓下擺攤，後來才買地建屋，早年公路局車站及林班工人聚集，使老街人潮熙攘，旅社、戲院與商店林立，刻印店順勢興旺。手刻篆字印章工整精美，現今電腦刻印普及，手工溫潤質感成為珍貴記憶，象徵大武街昔日繁華景象。

基本資料 NO. 20

姓名	陳志明
訪談日期	2025. 11. 23
訪談地點	尚武新創基地

照片



歷程敘述

2019 年左右回到大武街定居，那時我們夫妻倆認真思考，回來要做什麼？最大的動機其實很簡單，我們喜歡東部的慢步調生活，這裡是我們小時候長大的地方，更重要的是，山海近、自然環境好，空氣清新，讓人心安。一開始，我們想找與生態保育相關的工作，甚至考慮到池上的野灣野生動物醫院，但池上太遠，於是轉而思考，有沒有什麼事，能既貼近自然，又能在這片土地上養活自己？過程中，我們注意到許多長輩仍在採集野生蜂蜜。

我們於是問自己：有沒有辦法不破壞野生蜂巢，卻能品嚐到這片山林花朵的風味？蜂蜜的味道來自蜜蜂採集的花種-龍眼蜜、荔枝蜜皆如此，我們選擇的是西洋蜂（臺灣主流養蜂品種），但規模控制得很小，通常不超過 50 箱，因為西洋蜂非本土種，若箱數過多，會與原生東方蜜蜂及其他授粉昆蟲競爭花蜜，甚至影響植物分布與生態平衡，小時候，我在大武長大，福安宮廟口是孩子們的樂園，放學後、吃飯前，我們在那裡玩鬼抓人、捉迷藏，跑得滿身髒汗，被父母拎回家洗澡吃飯。飯後又跑出來繼續玩，直到夜深才被藤條、衣架甚至水管追打回家，那是最純粹的童年。

我相信，只要有人因為喜愛這裡的山海、慢活與自然而選擇留下或回來，這片土地就會展現新的面貌，我們用養蜂實踐了自己的選擇，也希望這份與山林共生的生活，能為大武增添一點不同的可能。

觀察紀錄

2019 年左右，他們夫妻回到大武街定居，追求慢活與親近自然的生活，他們從生態保育切入，觀察到野蜂採集商業化帶來的生態壓力，決定小規模養西洋蜂，兼顧生態與經濟，廟口童年的嬉戲場景，隨人口外流與少子化而改變，成為老人聚集的場所，但他們以新的生活方式，重新與土地建立連結。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街承載童年的廟口記憶，孩子們放學後玩耍追逐的歡笑，如今因人口外流與電子娛樂減少，街區曾是多元移民社會，文化交融，居民活動隨時代變遷而轉化，夫妻回來後觀察到野生蜂蜜採集對生態的影響，選擇小規模養蜂，既保護自然又貼近土地。他們的養蜂行動，連結山林花朵、蜜蜂與人，為這片熟悉的街區注入新的生活氣息與可能性。

基本資料 NO. 21

姓名	陳宗欽
訪談日期	2025. 11. 24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尚武村村長陳宗欽，今年 72 歲，我原籍嘉義梅山，八歲時隨父母遷居尚武，從此這裡成了我的家鄉。

初到尚武，印象最深的是漫天黃土的公路和茅草搭成的家，那時的尚武匯聚了各種族群，漢人、客家人、排灣族，還有一群特別的居民-大陳義胞。

民國 44 年，大陳島居民隨政府遷臺，約 150 戶落腳尚武，政府為他們修建小漁港（即大武漁港），並在鄉公所旁興建「披星新村」，然而漁港受東北季風飄沙所困，每年僅四五個月可出海，許多人為謀生不得不逐漸北遷，多落腳於新北中和、永和一帶。

大陳鄉親還為尚武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產業蝴蝶，當時生態豐饒，蝴蝶數量極多，他們向埔里盤商接洽收購，帶動全村捕捉蝴蝶的風潮，我記得父親總是一早帶著網具與竹筒，前往朝庸溪、安朔溪上遊，孩子們也趁假期捕蝶換零用錢，那時打零工一日所得買不到一鬥米，捕蝶卻能超過一鬥，因此成了許多家庭重要的收入來源。那段被蝴蝶點亮的歲月，成為一代人共同的記憶。

如今，隨著行政單位漸次遷移，尚武似顯沈寂，但每當媽祖誕辰，遊覽車再度駛入，香火重新繚繞，我總會想起這片土地曾如何接納遠方的遷徙者，而他們又如何以漁港、信仰與漫天蝶影，回贈了這座村莊一段生機盎然的過往。

觀察紀錄

陳宗欽村長回憶，八歲隨父母來到尚武村，村內族群多元，包括漢人、客家人、排灣族及大陳義胞，大陳遷臺居民雖多北遷，仍每年返鄉祭拜媽祖，維繫鄉情。過去村民以捕蝶換取收入，蝴蝶成為重要經濟與文化象徵，如今行政遷移後村落沈寂，但節慶香火與返鄉活動仍讓這片土地的歷史與人情味延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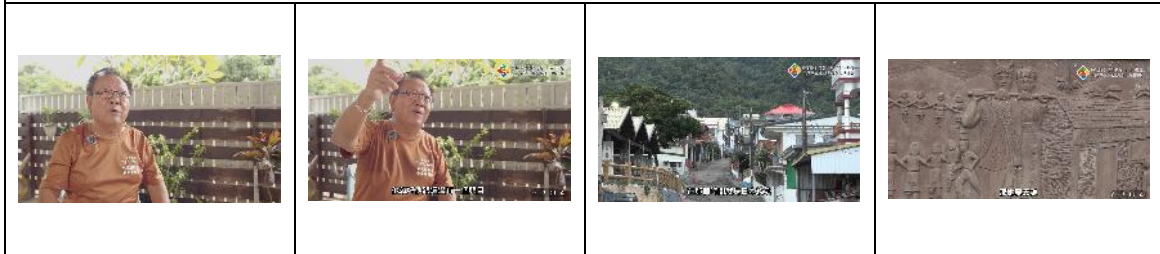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尚武村早期家園多為茅草屋與黃土公路，族群多元共居，大陳義胞落腳後，帶來漁港與蝴蝶產業，蝴蝶捕捉不僅增加家庭收入，也成為孩子們的童年記憶，漁港受季風影響，部分居民北遷，但每年媽祖誕辰仍返鄉，香火與遊覽車重現昔日熱鬧景象。

基本資料 NO. 22

姓名	陳定榮
訪談日期	2025. 11. 24
訪談地點	戶外

照片



歷程敘述

民國 44 年（1955 年）出生，那個年代，大鳥的生活環境極其落後，沒有排水溝，一下大雨，山洪就從上遊衝下來，部落經常泡在水中。

這一切，要感謝一位頭目-蓋亞馬（Gayama），他身材魁梧，心懷保護族人的強烈意願，對大鳥的發展貢獻極大，過去，我們分為幾個山上部落：彩泉、出屯、達旺與和平，日本統治時期，原住民多居山區，各自為政，蓋亞馬卻有遠見，他與其他小頭目合作，整合各部落，帶領大家下山團結生活，也配合日本當局的教育政策，讓孩子們有機會一起上學，若沒有這樣的整合，我們今天恐怕不會有如此完整的部落聚落。

大鳥的地名來自一個古老傳說，據我父親轉述，從前一對夫妻夜晚回山上，用火把照明，途中飛來一隻巨鳥，撲滅火把，甚至將丈夫帶走，妻子驚恐逃回部落，從此這裡被稱為「大鳥」，如今看來，大武最珍貴的資產就是自然與觀光潛力，若不好好發展觀光，大武永遠難追上鄰近鄉鎮，它們有溫泉、有特色農產，我們卻沒有可比之處，唯有把山海美景、部落文化轉化為觀光亮點，吸引遊客前來。

這是最殷切的期望，讓大鳥不再只是傳說中的名字，而是充滿活力、讓年輕人願意留下來的家園。

觀察紀錄

受訪者 1955 年出生於大鳥部落，早年生活艱困，無排水溝與現代設施，部落多分散於山上，頭目蓋亞馬整合各小部落，推動下山定居與教育，改善生活條件，居民以地瓜、樹豆、花生為生，漁港淤塞，農業有限，如今，他認為大鳥最珍貴的資產是自然景觀與觀光潛力，希望透過文化與生態吸引遊客，改善部落生活並留住年輕世代。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鳥部落原由彩泉、出屯、達旺與和平等山上部落組成，日本統治期間多數居民居高山，生活分散，頭目蓋亞馬整合部落下山，提供教育機會，逐步建立聚落，部落地名源於傳說巨鳥撲滅火把，原住民語「芭菜板」意指竹籬圍起的家園，居民靠地瓜、樹豆、花生維生，漁港不穩定。隨時代變遷，他們將山海景觀與文化視為觀光資源，期待轉化為部落發展與年輕人留下的動力。

基本資料 NO. 23

姓名	陳東茂
訪談日期	2025. 11. 24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我記憶中的大武與尚武，曾是人聲鼎沸的地方。

早年尚武人口眾多，街上熙熙攘攘，日本時代沒有電，夏夜裡人們受不了屋內悶熱，便帶著草蓆睡在騎樓下、廣場邊，形成特殊的乘涼風景，那時產業以農業為主，滿山遍野種過香蕉、鳳梨，後來香茅成為重要的經濟作物，帶動了地方發展。

在我家族記憶中，碾米廠是重要的一頁，大武老街短短三百公尺曾有三家碾米廠，其中陳家經營的「豐年碾米廠」原在大武，後因一場大火燒毀了整條街近半房舍，才遷至尚武，這位我們稱為「阿桑」的廠主，是地方上深受敬重的長輩，他曾運用發電機抽水，改善大武山區的灌溉問題，對農作貢獻很大。

我的阿公林鳳松與父親林玉成，在碾米廠旁開設腳踏車、摩托車修理店，父親常被「阿桑」喚去幫忙搬貨，那種鄰里間不分你我的互助，像家人一樣自然。整條街的孩子見了長輩，不是叫阿伯就是叔叔，那種親密感，讓大武老街成為我心中充滿溫度的所在。

後來，隨著加入 WTO，糧食銷售管道改變，本地碾米廠逐漸沒落，金龍湖一帶曾由我父親打井灌溉，年產稻穀二十萬斤，如今也多已荒廢，父親曾在湖邊挖到質地極佳的黏土，感嘆若善加利用，或許能發展如鶯歌般的陶瓷產業。

觀察紀錄

大尚武與大武早年人口眾多，街道熱鬧，居民夏夜乘涼於騎樓與廣場，主要產業包括香蕉、鳳梨、香茅及碾米廠，彰顯地方開墾與技術智慧，家族在碾米廠旁經營腳踏車與摩托車修理店，鄰里互助自然親密，隨著 WTO 與產業變遷，碾米廠逐漸沒落，灌溉與農業設施荒廢，但人與土地的深厚情感仍溫暖記憶。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尚武早期由田間小徑開墾而成，曾稱「糖鋪」，日治時期設有製糖場所，後又建草繩工廠，碾米廠是村落核心產業，「豐年碾米廠」與家族商店相鄰，促成鄰里互助與親密感，金龍湖灌溉與稻穀生產反映農業智慧與自然利用，雖然產業衰退、碾米廠荒廢，這些故事仍承載著開墾歷史、產業興衰與人情牽絆，提醒後代以新知識與視野回鄉，重新活化山林、溪湖與社區生活。

基本資料 NO. 24

姓名	陳絹宜
訪談日期	2025. 11. 25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民國 61 年（1972 年）出生於台東，但小時候常往返台東與大武，民國 60 年左右，父親來大武投資，買下我們家前面這塊地，大武第一個私人停車場，旁邊還有海豐旅社，買下後改名「輔都旅社」，一排十八間樓房，後面加蓋十一間平房，專供停車與住宿，那時大武街是高雄到台東的唯一交通要道，台汽站就在對面（原址今為大武分局交通隊，後遷至國中旁，1969 年興建，1998 年廢站），人車川流不息，堪稱「不夜城」。

小時候印象中，大武熱鬧得像永不眠的都市，晚上二十四小時生意興隆，攤販滿街，賣香菇、金針、蘭花、靈芝，甚至野生猴子（當時無保育法規）。

我們家旅社生意極好，客人多是趕路工人、林班夫婦，從台北台中到台東，交通不便無法當天往返，就住一晚，隔壁旅社也爆滿，大武街兩三間、尚武幾間，光旅社就七八家。

南迴鐵路 1991 年通車後，一切崩盤，台汽減班廢站，公路客運衰退，遊客銳減，大武無獨特觀光景點（如鄰鄉溫泉），無法留客，少子化、人口外流嚴重，年輕人不願抓魚、伐木（林班禁、森林保育），工作機會少，醫療教育落後城鄉差距大，大武曾是中途大站，與楓港齊名黃金年代，如今需轉型觀光，活化舊台汽站（如 2025 年改車站公園，雖爭議但盼帶動），回首童年，那熱鬧不只經濟繁榮，更是人情味滿滿的記憶，希望大武能重生，讓年輕一代有理由留下。

觀察紀錄

受訪者小時候常往返大武，父親經營「輔都旅社」與停車場，大武街因高雄至台東唯一交通要道而繁華，人車川流不息，夜晚亦熱鬧如都市，街上旅社、攤販、商店林立，林班工人、抓魚人及旅客絡繹不絕，南迴鐵路通車後客運減班、遊客銳減，街道逐漸沈寂，高齡化與人口外流加速，昔日經濟與人情味不再，但回憶仍溫暖。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街曾是黃金中途站，旅社林立，「輔都旅社」旁的海豐旅社及街區十八間樓房與平房構成熱鬧商圈，夜市、茶藝館、戲院與遊藝場繁華鼎盛，滿足旅客食宿與娛樂需求，經濟繁榮南迴鐵路通車後，客運衰退，遊客銳減，年輕人離鄉，高齡化加劇，童年的熱鬧與人情味成為珍貴記憶，也啟示社區可透過觀光與活化計畫，吸引新世代回流。

基本資料 NO. 25

姓名	陳慶榮
訪談日期	2025. 11. 25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我是陳慶榮，三歲那年隨家人從枋寮遷至大武，從此落地生根，我的母親是原住民，我來自和平部落，並曾擔任五屆部落主席，「和平」這個名字有其淵源，日治時期，日本人在此設立一座名為「古修修」的農場學校，光復後在一位通曉日語的吳正良先生倡議下，將部落命名為「和平」，沿用至今。

我記憶中的童年，充滿艱辛，我們住在自己搭建的茅草屋裡，木頭為柱，茅草為頂，每遇颱風，屋頂常被掀飛，半夜全身濕透，連棉被都能擰出水來。

當時日本政府為了便於管理，將原住民分散遷至平地，有些人落腳古莊，有些到大鳥，我們這支則來到和平，儘管行政劃分上隸屬大鳥村，但我們的生活圈與大武更緊密，文化傳承則與大鳥息息相關。

關於部落的名稱，還有一個古老的傳說，相傳從前有一隻巨鷹，時常抓走被安置在樹下的嬰孩，族人為了除害，利用牠的趨光性，夜間升火並在上方佈置帶刺的帳篷，終將其制伏，這個傳說也為「大鳥」的地名增添了神祕的色彩。

我擔任主席時，心中最大的期盼，是希望原住民族的土地權利能獲得正視，族人世居此地已數百年，那些他們曾經居住、耕作的土地，應當歸還給他們，這不僅是權利的賦予，更是對歷史與文化的尊重，讓我們有一個能安心稱之為家，並能世代傳承的所在。

觀察紀錄

陳慶榮三歲隨家人從枋寮遷至大武和平部落，童年生活艱困，住茅草屋、無電力、颱風頻仍，父親在林班工作養活十口之家，生活清苦，部落位處半山腰，以芋頭、小米為主，族人文化與大武緊密相連，擔任五屆部落主席後，他期盼原住民土地權利獲得正視，確保族人能在世代傳承的家園安心生活。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和平部落源於日治時期「古修修」農場學校命名，族人多由新化遷移而來，地名與大鳥相關的傳說增添神祕色彩，母系親族網絡延伸至屏東牡丹、獅子，語言聲調柔和，陳慶榮回顧茅草屋起步的日子，強調族人對土地所有權的渴望與文化傳承的重要性，盼歷史、文化與土地權利能被正視。

基本資料 NO. 26

姓名	彭建銘
訪談日期	2025. 11. 26
訪談地點	尚武新創基地

照片



歷程敘述

透過臺東 YouStart 創業計畫，來到大武鄉創業，那時我和朋友想幫另一位專長養昆蟲的夥伴降低飼料成本，便在臺東四處找木屑來源，最後，我們在大武遇到大工農場的賴大哥，他種段木香菇多年，卻一直苦於廢棄木頭處理問題，工人嫌量大，不是丟進山谷就是焚燒，嚴重影響環境。

如今南迴公路大幅改善，車程縮短，經過大武的人流確實增加，但真正停下來消費的遊客卻遠不如預期，店家看似變多，卻多是從老街外移，內部反而冷清，小時候逛老街，甚至買得到玉里的涼羹，代表當年經濟多興旺，如今，卻少了那種「車一停、直接往裡走吃飯」的盛況。

創業三年，我發現大武最大的挑戰是人口外流與年輕勞動力缺乏，國中畢業後，有能力的學生多去臺東或屏東讀高中，大學生更難見到，段木香菇等傳統木頭產業逐漸凋零，我們想復興卻力有未逮，後來轉型，利用賴大哥農場的澳洲茶樹，三年間種下四千多棵，成功存活兩千多棵（大武紅土與明顯雨旱季，讓栽種不易），雖然進展緩慢，但我仍相信，只要把廢棄物變資源、把專業變體驗，就能為大武注入新活力。

期待未來有更多人停下腳步，不只路過，而是看見這片山海的潛力，一起留下來創造改變。

觀察紀錄

受訪者透過臺東 YouStart 創業計畫來到大武，與農場合作回收段木香菇廢木，製作昆蟲飼育基材並販售至西部市場，形成環保碳循環，小時候大武是南下高雄的中途站，停車場與老街熱鬧非凡，現今道路改善後，人流增加但消費停留少，創業者轉型種植澳洲茶樹、提煉精油、開發產品與體驗課程，希望注入在地小規模經濟與新活力。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曾是南迴公路上的黃金中繼站，停車場與老街店家生意興隆，旅客停留熱鬧非凡，能買到海鮮與地方小吃，道路改善後，經過人流雖增加，但老街內部冷清，創業者將香菇廢木再利用、栽種澳洲茶樹，提煉精油、開發清潔與化妝品，並舉辦蠟燭體驗課程，將專業轉為在地體驗活動，嘗試以創新方式留住人力、帶動小規模經濟，重塑大武的活力與地方價值。

基本資料 NO. 27

姓名	黃月葉
訪談日期	2025. 11. 26
訪談地點	戶外

照片



歷程敘述

我叫黃月葉，土生土長在大武，我的人生與這片山林緊密相連，從小跟著父親跑山，從認識藥草植物做起，後來專注蘭草與蕨類，如今我的園區已成為台灣原生植物的生態博物館，回顧大武的過去，人們多是靠海吃海，以抓魚苗為生，靠山則伐木，大武漁港是我記憶深刻的地方，小時候我們常去那里摸蚵仔兼洗褲，那時沒有正規港口，母親她們用竹排捕魚後，需要全村人幫忙拉上岸，然後大家分魚，做成魚松，直到蔣經國時期的十大建設，漁港才逐漸改建完成。

另一個重要的地方是金龍湖，它原來叫大悲湖，因為地形似龍而改名，我們小時候常在湖邊玩耍，那里原本是一片稻田，後來休耕了。

這些變化背後，是嚴重的人口外流，早年大武人口眾多，如今戶籍雖仍有數萬人，但實際居住的很少。

然而，大武最珍貴的或許不是繁華，而是它無可替代的自然生態，植物學家稱這裡為寶窟，動物種類也極其豐富，我常對來訪的遊客說，你們來到這裡很幸福，因為能看見外面沒有的景色，呼吸到無可替代的空氣，盡管大武的繁華已隨時代遠去，但這片土地的生命力與美麗，依然在我每一次帶領人們走進山林時，靜靜綻放，這或許就是故鄉留給我，也留給未來，最寶貴的禮物。

觀察紀錄

黃月葉土生土長於大武，專注原生植物研究並經營生態園區，同時擔任防災專員與鄰長，她回憶早期大武以漁港、伐木與農業維生，人口眾多，隨著港口改建、公路局車站消失及人口外流，昔日繁華衰落，她致力於生態導覽，推廣山林與植物知識，並強調大武獨特自然資源及生物多樣性，認為這是故鄉最寶貴的財富。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漁港曾是居民抓魚、製魚松的重要場所，金龍湖原為稻田，孩童時常在湖邊玩耍，公路局車站曾為枋寮到台東最大車站，現已消失，大武早期人口眾多，閩南人多外遷，留守者多為老人與幼童，黃月葉專注原生植物與生態保育，山豬窟植物、黃猴貂、黑熊等野生動物證明自然環境豐富完整，她認為這片山林與生態資源，是大武最無可替代的寶藏。

基本資料 NO. 28

姓名	黃萬吉
訪談日期	2025. 11. 26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現在要說的，是我們這邊獨一無二的「父母會」。

這件事是從爺爺那一代傳下來的，以前農業社會，大家日子苦，互相照顧是生存之道，有人提議組成「父母會」，每家繳一點會費，誰家有喪事，大家就出錢出力幫忙，這不是單純的互助，而是帶著嚴格規矩的團結組織。

父母會最特別的，就是「幫忙到底」的精神，有人過世，我們叫「會寄」（拜拜），全體成員都要到場，遲到、早退、坐桌子吃飯、洗手、綁白頭時笑、吃檳榔、甚至三更半夜也要出門，任何一點小違規，都會被罰，罰的東西早期是碗筷，後來碗筷太多，就改罰錢，罰款按照當時一天工錢算，兩三百塊，一罰就是心痛的損失，被「大哥尾弟」抓到，直接挖你嘴巴，看有沒有檳榔、笑沒笑，全場沒第二句話，「大哥尾弟」是會裡的領頭大哥和尾弟，負責管全部人，而「會子」就是往生者的兒子，大家又反過來管這兩個頭頭，互相牽制，誰都跑不掉。

如今回想起來，那嚴格的罰則、深夜出門的命令、綁白頭不能笑的規矩，聽起來像束縛，但它其實是那個年代最溫暖的團結，沒了父母會，我們這一代少了很多「伸把手」的機會，也少了很多「被大家盯著」的責任感，時代變了，舊規矩走了，但那份互相扶持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記一輩子。

觀察紀錄

父母會是大武地區獨有的傳統互助組織，由爺爺那一代創立，農業社會互相扶持的精神延續至今，會員繳會費，凡家中有喪事，大家出錢出力，全程遵守嚴格規矩，包括晚到早退、綁白頭禁笑等，活動涵蓋擡棺、堆土、殺豬宰羊，規律與互助兼具，歷時數百年，直到最近才圓滿結束，這種組織彰顯地方凝聚力與責任感，是社區生活的重要支柱。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父母會規矩嚴格，會寄全員到場，遲到或違規需罰款，頭尾大哥互相牽制，生丁要分紅龜粿給全會，最艱辛的是棒花活動擡棺、扛砂石、堆土，完成後舉行攔尾會慶功，會可以繼承、買賣，新會員需高額費用，這種互助精神幫助農業社會克服困苦，也讓村民團結如家，隨生活改善，父母會自然走入歷史，但其深厚的互助精神仍被後人記憶。

基本資料 NO. 29

姓名	葉少雲
訪談日期	2025. 11. 26
訪談地點	戶外

照片



歷程敘述

我是葉少雲，出生在大武的「外省第二代」，父親來自江西廣豐，母親是本地拉勒布羅曼部落的獵人公主，我常說自己是「排灣加吉里的仿仔雞」，熟悉台語、國語，也能說一點母語。

十幾年前，我在台中讀書、結婚，先生過世後，我毅然返鄉，十四歲離家，一直渴望回來為故鄉付出，我的母親來自拉勒布羅曼部落，意為「浸泡之地」，我們是獵人後代，沒有頭目制度，祖靈不在屋內，而在自然之中。

這片土地的歷史很深，朝庸溪上遊曾發生「南蕃事件」一日治時期為收繳槍械，引發部落反抗，那裡曾是沈默的戰場，而舊台九線上的「五虎溝」，水源豐沛，相傳開鑿時曾挖到「龍脈」，水流不止，最後由頭目召集各部落祈福，以傳統儀式平息，這些故事，如今已很少人提起。

我們部落源自新化(古發楞:Kufalen |排灣族語)，經過古仔崙社、巴壟衛林線，一路遷徙至現在的拉勒布羅曼，這段遷徙記憶，若無人述說，恐怕就會隨風消散。

我回來，不僅是為了生活，更是為了記憶，我希望透過自己的努力，讓更多人認識山豬窟的自然與歷史，也讓下一代知道，我們從何而來，又該往哪裡去，這條回家的路，也是重新紮根的路，只有知道自己身在何處，才能走得更遠、更穩。

觀察紀錄

葉少雲為大武「外省第二代」，母親屬拉勒布羅曼部落，祖靈與生活緊密連結山林，他返鄉後擔任山豬窟休閒農業區理事長，致力保存自然與文化記憶，部落歷經遷徙與歷史事件，如朝庸溪「南蕃事件」及五虎溝祈福儀式，形成獨特文化脈絡，他強調回鄉不只是生活，更是守護祖先與土地故事的責任。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拉勒布羅曼部落原名「浸泡之地」，獵人後代的生活與山林密不可分，祖靈不在屋內而在自然，傳統習俗包括在茄苳樹下存放獵物、利用冷泉保鮮，部落歷史上曾有「南蕃事件」抗日，舊台九線五虎溝挖掘龍脈祈福，族人經由新化、古仔崙社遷徙至此，遷徙與儀式記憶深植土地，葉少雲返鄉，致力讓後代認識祖先與山豬窟自然文化。

基本資料 NO. 30

姓名	董炎輝
訪談日期	2025. 11. 27
訪談地點	辦公室

照片



歷程敘述

董炎輝，今年 77 歲，在大武出生，父親也是，我的祖先從恆春遷徙而來，在這片土地上開墾生根。

小時候的大武人口不少，但生活艱苦，大多人務農或做工，種稻常遇病蟲害，沒錢買農藥，灌溉得打井，費用高昂，往往入不敷出，那時也有不少人靠海生活，用漁排出海圍捕魚苗，魚獲多到每天都能吃魚。

早年交通不便，只有公路局巴士，車班密集，一天上百班次，帶動了大武的短暫繁榮，街上旅社、戲院、茶室、飯店林立，人車喧嚷，非常熱鬧。

大武曾有幾間碾米廠，最早是張阿替經營的，他還兼營發電，讓夜晚的大武有了光，後來楊家、尚武陳東茂家族也陸續開設，但隨著家家戶戶自購碾米機，碾米廠生意漸淡，最終一一收歇。

改變的轉捩點是南迴鐵路通車，火車通了，公路局就沒落了，巴士班次大減，人潮也隨之散去，我見證過這裡的信仰活動，廟會時神明遶境，連日熱鬧，也記得颱風來襲前，氣象站懸掛風球警示，人們忙著加固土墘厝或茅草屋的歲月。

我常想，大武要再發展，可能需要引進沒有污染的工廠，或找回過去的部隊駐守，帶來人氣與消費，但我們這一代已老了，新的思維與機會，終究要交給年輕人，只盼望這片故土，能在未來某天，重新找回屬於它的生機與溫度。

觀察紀錄

董炎輝，77 歲，大武在地人，祖先自恆春遷徙而來，他見證大武從農漁並行、林班工作興盛，到交通便利帶動短暫繁榮，再因南迴鐵路通車、巴士減班而衰落，街上旅社、戲院、碾米廠曾熱鬧非凡，生活雖艱辛卻充滿人情味，他認為大武未來需靠年輕人創新與環保產業，才能重現生機。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早年人口多，以務農、捕魚、林班工作為主，碾米廠曾提供夜間照明，旅社、戲院、茶室林立，街道熱鬧，颱風來襲前，居民加固土墘厝或茅草屋，廟會神明遶境也是盛事，南迴鐵路通車後，巴士班次減少，人潮散去，街道逐漸冷清，董炎輝回憶中，那段交通、產業、信仰與生活的記憶，呈現了大武過去的繁華與人情溫度。

基本資料 NO. 31

姓名	廖紹安
訪談日期	2025. 11. 27
訪談地點	戶外

照片



歷程敘述

廖紹安，本是屏東潮州人，民國 101 年來臺東，起初，我和大武的緣分很淺，只是因為認識現在的太太，才開始有些互動，否則就像大多數人一樣，路過吃海鮮，便趕往下一個行程，直到 111 年（2022 年）我回來參選農會代表，走訪每個角落，才真正深入認識這片土地的人文與自然資源。

選舉期間，我走遍尚武、大武，才發現這裡藏著豐富卻未被充分發掘的寶藏，這塊土地曾是荒地，我岳父每年花兩三萬元除草，如今卻因年輕人回鄉而煥發新生，隔壁即將開設陶藝工坊，許多返鄉青年正努力把地方產業帶起來，也為自己找到生機。

近年「大武之心」南迴驛站的設立，更強化了這份角色，但要讓旅客長宿，仍有挑戰因延伸景點相對不足。

我也常思考，如何引進外部資源，讓原住民與平地青年都願意參與產業，在一級生產端，我看好洛神與小米，價格穩定、漲幅可觀，且能避開火害，洛神更可乾燥加工，提升保存與價值，縣農會已有保價收購。

我們村範圍廣闊，除了本部落，還有辟興新村（原大陳義胞聚落）、古莊、泰武、西市武等部落，以及金龍湖、山豬窟休閒農業區，都值得都市朋友來走走、停下來，感受這片土地的溫度與潛力。

觀察紀錄

廖紹安，屏東潮州人，2012 年來臺東，因妻子緣分而與大武結識，2022 年參選農會代表後深入了解當地，認為大武、尚武的地理優勢適合延伸在地體驗與觀光產業，但年輕人口外流仍是最大挑戰，廖紹安積極思考如何透過政府資源與產業輔導，支持青年務農與創業，讓村落重現活力與永續發展。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與尚武曾是南迴中繼站，早期旅客川流不息，廖紹安觀察到，大陳義胞聚落逐漸凋零，年輕人返鄉成為改變契機，土地與資源如洛神、小米具潛力，搭配阿朗壹古道與山豬窟休閒農業區，可發展在地體驗與兩天一夜行程，他關注產業與青年支持機制，期望透過資源分享與政策協助，讓返鄉青年扎根，維持社區活力與文化傳承。

基本資料 NO. 32

姓名	趙世崇
訪談日期	2025. 11. 27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18歲高中畢業後，跟著經營卡車的父親來到大武，一住就超過五十年，人們說「大武土黏黏」，來了就走不了，我深有同感。

初來時，租的草屋連浴室、廁所、廚房都沒有，九降風一吹，日子像天天颱風，但那時的大武，卻充滿生氣，民國58年，人口約有一萬二到一萬七千人，街上熱鬧非凡。

大武最繁華的歲月，是公路局車站還在此地的時候，旅社、茶室林立，人潮絡繹不絕，後來我們兄弟看準遊覽車商機，從賣香菇、金針、木耳的山產店做起，生意極好，小小一店日營業額可達十萬，但我也是大武沒落的「罪魁禍首」，我帶著兄弟把生意擴展到南興的圓山休息站，漸漸把遊覽車人潮引了過去，街上的熱鬧便一點一點散了。

如今大武人口只剩五千多，像座養老院，年輕人留下多為照顧長輩，難有發展，我常想，大武的老街若能像鹿港那樣整建起來，集中一些小吃、小賣，讓遊覽車願意停駐，讓人走走看看，或許能為地方帶來一些生機，不圖賺大錢，哪怕一天一千，一個月三萬，也能讓年輕人邊顧家邊掙生活，減輕些負擔。

從萬人潮湧到安靜日常，我見證了大武的起落，也在其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跡與遺憾，這片土地黏住了我的人，而我的選擇，也無形中改變了它的風景。

觀察紀錄

高中畢業後，隨父親來到大武居住五十餘年，從草屋到自建家園，見證大武繁華與衰落，最鼎盛時期公路局車站帶來人潮，旅社、茶室、山產店生意興隆，隨著遊覽車商機轉移，街上熱鬧漸散，如今人口減少、年輕人外流，他思考如何透過整建老街與小規模產業，讓返鄉青年能邊照顧家庭邊維持生計。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橋北的「十八間」曾是繁華起點，街上飯店、茶室林立，人來人往。父親以人力填土築家與停車場，兄弟經營山產店與遊覽車商機，帶動經濟，後來商機外移，街上逐漸冷清，人口剩五千多，老街熱鬧的景象、遊覽車停靠、山產店日營業額十萬的盛況，成為他珍貴回憶，也讓他反思自身決策對地方發展的影響。

基本資料 NO. 33

姓名	劉明木
訪談日期	2025. 11. 28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從小在大武以海為生，那年代，我們出海全靠竹排用扛的、推的，把竹排推入海中，捕魚回來再扛上沙灘，漁獲多是白帶魚或虱目魚苗，魚苗季節在清明後到七八月，其餘時間海風大、難捕魚，就得上岸找零工，或到外地做工程，整理竹排、修漁網，等下個魚苗季再回來，一年到頭圍著海轉。

大武街最熱鬧的時候，是因為它是南迴公路必經的中繼站，台汽站就在街裡，大卡車、客運車 24 小時川流不息，往台東、屏東、高雄的司機和乘客都會停下來吃飯。

福安宮廟口更是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大家玩鬧到深夜，後來台汽站遷到過溪另一邊，外環道又開通，車流繞過老街，大武街瞬間冷清。

南迴鐵路通車後，客運更慘，一台車常常只坐一兩個乘客，成本都不夠，乾脆停駛，大家改搭火車，公路時代徹底結束，老街就這麼沒落了。

以前醫療不便，鄉下看病得坐車一兩個小時，還不一定有錢醫，我們習慣先問神、請示土地公或神明，病好了就不用跑大醫院，醫不好再去，拖得過就活，拖不過也沒辦法。那時對神佛很虔誠，因為醫院太遠、太貴。

如今港口仍在，老街卻安靜許多，只希望大武的下一代，能在這片海邊找到新的生活方式，讓家鄉再熱鬧起來。

觀察紀錄

自幼以海為生，出海捕魚靠竹排，人力操作艱辛但生活踏實，大武漁港與南迴公路中繼站帶動街道繁榮，飯店、海產店、麵店生意興隆，漁獲現買現賣，隨台汽站遷移、外環道開通及南迴鐵路通車，街上人潮減少，老街冷清，年輕人大多外出工作，剩老人與孩童，生活節奏隨交通與港口變化而起落。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街曾是南迴公路必經中繼站，福安宮廟口是青年聚集地，街上飯店、海產店、麵店與山產店應接不暇，漁民出海捕白帶魚、虱目魚苗，竹排、漁船日復一日進出港口，魚獲現賣給餐廳，形成生活與經濟循環，隨台汽站遷移、外環道通車、南迴鐵路開通，街道熱鬧消退，醫療改善與生活便利也改變信仰與習慣，老街逐漸寂靜，只剩老人與孩童，繁華成為回憶。

基本資料 NO. 34

姓名	劉貴雀
訪談日期	2025. 11. 28
訪談地點	自宅

照片



歷程敘述

我小時候住在大武，就讀大武國小，那時的大武老街非常熱鬧，人來人往，有台汽客運必經此地，街上商店林立，旅社、餐廳、修錶店、冰果室，一應俱全，誰家的手錶或時鐘壞了，都拿去修，沒什麼零食可吃的年代，鄰居阿媽會從整甕黑糖裡挖一塊給我們當零嘴，那甜味至今難忘。

大武靠海，男孩子的童年離不開太平洋，為了抓魚苗、討生活，他們從小就得學游泳，不是在游泳池，而是在海浪間搏鬥。

家中曾經營碾米廠，由我公公一手創辦，那時政府配給公糧，公務員憑糧票來領米，米以「鬥」計，一鬥 23 斤（約 13.8 公斤），幾天就吃光了，家家戶戶孩子多，米銷量大，如今只剩老人留守，小包裝米吃上幾個月，碾米廠自然難以維持，後來便收了。

過去的稻田如今荒蕪，金龍湖畔曾是一片綠油油的秧苗，過年時，別人出遊，我們初二就得上山插秧，颱風來襲時，稻子泡在水裡，農人仍冒雨搶收，甚至借用大武國小的操場和教室曬穀，那時曬稻子，皮膚癢得難受，卻是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我在自家門口賣鹹酥雞，不為賺大錢，只圖老人有事可做，有屋可遮，無需付租金，大武或許不再繁華，但這片土地承載的記憶，卻永遠鮮活，那是我們用汗水、海浪與黑糖味築起的家。

觀察紀錄

童年在大武國小就讀，老街熱鬧，台汽客運必經，旅社、餐廳、修錶店林立，男孩從小學游泳抓魚苗，女孩子則需避免危險海域，家中經營碾米廠，供應公糧，農忙季節忙於插秧曬稻，南迴鐵路興建與人潮外流，使街道漸冷清，如今老人居多，年輕人不再回鄉，生活節奏與街景大不如前。

地方記憶與重要片段

大武街曾因台汽站熱鬧非凡，商店、旅社與餐飲業應接不暇，街上黑糖零食的甜味至今難忘，男孩出海抓魚苗，女孩避開危險海域，大武溪與漁港是童年遊樂與生計場域，家族碾米廠曾供應公糧，農忙季節連操場也用來曬稻，隨南迴鐵路通車、人潮減少與外流，老街逐漸冷清，如今賣鹹酥雞，延續生活，也保存了汗水、海浪與黑糖味交織的家鄉記憶。